

# 政記

高倉至土御門

十

							和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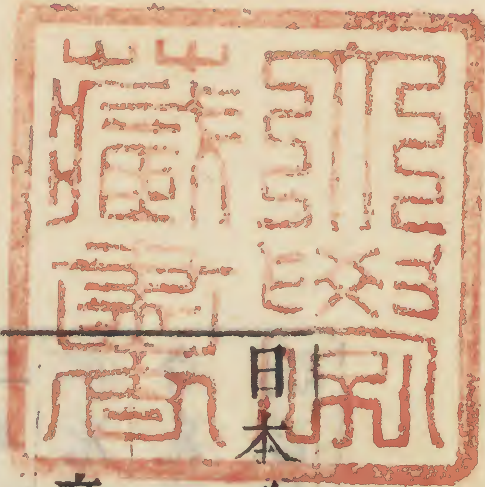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	二	和
九	八	書
函	六	
二	三	
二	一	
架	冊	類

史傳載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635
冊數	16	( 10 )
函號	139	139







日本政記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第五子母建春門院平氏贈左大臣時信女在位十三年

改元四年曰嘉應元年崩年二十一火葬東山清閑寺

三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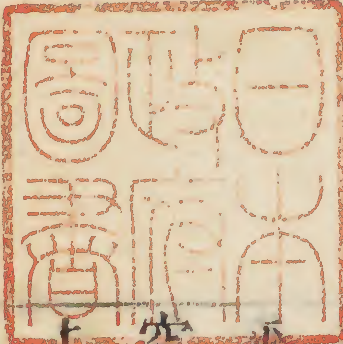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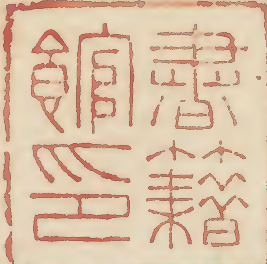
五歲帝八歲

嘉應元年己丑夏六月前太上天皇薨髮稱法皇先是

平清盛以病削髮曰淨海稱太政入道造西八條第

究極土木又興別莊于福原攝津朝廷賞罰出其喜怒

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且以媚清盛清盛乃悅



淺草文庫



二年庚寅夏以陸奧夷酋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

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從

者呵辱清盛怒使武士規基房出毀其車傷從者上

為之廢朝三日重盛懼黜于其事者逐資盛于伊勢

兼安元年辛卯春正月天皇加元服 冬十二月清盛

納其女德子為女御

二年壬辰春二月立為中宮長於帝四歲

安元二年丙申秋七月太上天皇崩 葬六條天皇

治承元年丁酉春正月罷內大臣藤原師長左大將大

納言兼右大將平重盛遷左大將權中納言平宗盛

兼右大將師長賴長子宗盛重盛弟 三月重盛遷

內大臣 夏六月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于備前成

親素望大將不得因此怨平氏與檢非違使平康賴

左衛門尉藤原師光法勝寺執行俊寬等謀滅平氏

引藏人源行綱為黨法皇臨與其議四月延曆寺僧

徒因事有訐犯闕法皇令成親師光等徵兵備之其

實討平氏也行綱懼事不成自首清盛清盛聚兵六

波羅第遣兵至法皇宮執師光訊鞠得狀收成親遂

欲取法皇幽之曰以輕譟之君御僥倖之臣何所底

止重盛極諫不聽重盛大徵兵兵皆舍清盛歸之清



盛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爲請減死處流竄其子成經  
及康賴俊寬等于薩摩殺師先師先從者故事少納  
言通憲以狡悍被信任又嬖於法皇至是罵清盛死  
清盛尋潛使人殺成親

賴襄曰國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氣之振與不振國  
朝之衰其公卿平時本競有事逃避唯不知退而  
守其廡是以不能進而死其節也故凡士之養氣  
在其平時國之養士之氣亦在其無事時無事之  
退可以望有事之進有事而能果於進者及事平  
則亦勇於退其爲氣一也當賊信賴之幽兩宮也

平時決死生以競官爵威焰赫然凌壓人者奉旨  
鼠竄莫敢出身當其難滕原光賴因會議面折信  
賴使其俛首喪氣當時賊黨布列朝廷者噤不能  
出一語足以挫狂賊之勢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  
平氏來討而其勢決矣吾嘗曰平平治之亂者光  
賴爲首而平重盛次之及事平天子欲大用光賴  
參政府則稱病辭之蓋視朝政之非已志不立當  
喪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意而退耳可謂勇矣如  
夫重盛非天下之所謂賢者乎而當大將闕自請  
拜之何哉當是時滕原成親等銳意望補焉而重



盛兄弟以後進超擢其地烏得不激眾怒哉父爲太政大臣妹爲右已爲左右大將進不知止以速上下之憤嫉及難作乃諫爭於父固已晚矣吾以爲作治業之難者重盛爲首而成親等次之夫重盛之於清盛與光賴之於信賴事固大異當諫之造膝之際不當諫之稠人廣座之中可爭之事未發之時不可爭之事已發之日然已在平時不知自退如之何能教其父退也雖能姑過之乎恐觀終及大禍也欲先死於未及是其氣不足尚也烏能終勝桀鵠之父噫曷若光賴之端笏厲聲橫身

當賊鋒以其氣奪賊之氣也哉

二年戊戌秋七月召還流人成經康賴等 冬十一月

皇子言仁生母平氏十二月立爲皇太子中宮有身清盛希其生男每月親禱嚴島祠臨產法皇幸其第爲誦經已而分娩清盛喜極獻砂金千兩法皇擲之曰驗者視朕邪

三年己亥秋七月內大臣兼左大將平重盛薨 冬十一月地大震平清盛奏罷關白基房貶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爵流于尾張遣平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基



房固有寵於法皇其兄子基通清盛女婿中納言關  
清盛請與基通不聽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薨未  
數日法皇游幸自如基房又奏收其封戶清盛積怒  
自福原率兵入行事罷奏帝自今諸政皆陛下意  
四年庚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太  
子甫三歲而三月清盛奉先帝幸嚴島帝先幸西八  
條第過鳥羽觀法皇嚴島祠清盛所虔事也故引帝  
誓祠前欲其不負已帝少受學清原賴業性仁孝自  
法皇幽囚鬱鬱早去位憂懼遂至于崩

安德天皇 諱言仁高倉第一子母建禮門院平氏太政大臣清盛女在位四年改元

二日養和壽永後二年崩于西海年八歲

夏四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  
白內大臣基通攝政前太政大臣清盛決事 五月  
前右京大夫源賴政奉皇伯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不  
克王後白河第三子幼敏慧以母賤未得為親王居  
高倉宮有善相者曰王後必外大位賴政平治中拔  
宗族歸順位不滿其望其子仲綱為平宗盛所凌辱  
賴政憤懣勸王潛下令東國發源氏所在源氏響應  
報至清盛大驚奏削王屬籍遣兵圍其第賴政已使  
王逃之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為援清盛以采二



萬石絹三千匹啗延曆寺叛王賴政欲直襲六波羅  
僧徒逼欸平氏者沮之止翌日奉王奔南都王以徹  
夜不寢比至菟道凡六墮馬乃據平等院徹橋而陣  
平氏以二萬兵來攻破之賴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  
流矢薨年三十 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以舊京  
逼於延曆興福二寺數蠶動避之也令公卿建宮城  
以地迫狹未就置帝于清盛第先是以宗盛請迎法  
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  
原板屋三間膳日二次人呼曰牢卸所 秋八月流  
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討平氏與平氏黨

大庭景親戰敗走上總 源義重起兵上野據寺尾  
城 九月源義仲奉以仁王令起兵信濃義仲故檢  
非違使爲義孫帶刀義賢子也義賢與姪義平私鬪  
見殺義仲匿于木曾曰木曾冠者 賴朝徇上總下  
總武藏相摸悉下之據鎌倉 下官符東海東山北  
陸三道以右少將平維盛爲追討使薩摩守平忠度  
爲副東擊源氏 冬十月源賴朝逆之駿河維盛兵  
潰還初清盛要上皇請討賴朝宣旨又屏人請其誓  
書不與源氏宗盛進紙筆清盛耳語令書後上皇與  
侍臣語飲泣忠度等欲進踰足柄山上總今平忠清



日本正言 卷之十  
以駿河伊豆兵未來附踰險逢敵非計不加沮富士  
河待敵賴朝以大兵來夾河陣令族武田信義以甲  
斐兵遶出平氏後會鵜鴨羣飛維盛軍以爲敵至不  
戰走賴朝欲追擊遂西以關東豪傑有窺其後以信  
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退至黃瀬川得義經義  
經故義朝第九子平治之敗免死放之鞍馬寺稍長  
走陸奥依藤原秀衡聞賴朝起來從尤勇悍善用兵  
後用爲將 十一月清盛奉帝復都平安時福原第  
多恠占曰死平治亂者爲崇清盛會公卿議而都利  
害公卿皆希其旨盛稱新都利獨左大辨藤原長方

極言其不便衆爲危之清盛默然遂促駕復闕人以  
問長方長方曰彼萌悔心故咨吾因而導之耳長方  
又從容說清盛謂亂人得志皆公歐之使然清盛頗  
悟造宮夢野奉法皇 十二月清盛初使部下妹尾  
兼康率兵鎮南都僧徒攻鑿其兵清盛怒至是使其  
子藏人頭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寺斬僧徒數百  
人  
養和元年 辛丑春正月太上天皇崩 恭高倉天皇  
二月尾形惟義起兵筑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並應  
賴朝 閏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遺表凡事皆咨



宗盛又遣戒子弟刀討賴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  
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  
爲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米地半海內衣冠華美  
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 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  
義圓戰墨股川敗之獲義圓義圓賴朝弟也行家走  
依賴朝請分領一州以復成軍不答乃附義仲先是  
志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不禮怒還將攻賴朝  
敗走亦附義仲行家義廣皆賴朝叔父也 夏六月  
先是平氏請敕旨令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攻賴朝  
又以越後人城資永爲越後守攻義仲義仲逆擊破

資永資永越後豪族也 秋九月宗盛又遣平通盛  
經政等攻義仲敗還

壽永元年壬寅秋九月越後守城長茂發越後出羽兵  
四萬餘人擊義仲義仲以三千騎襲擊破之北陸道  
悉屬義仲

二年癸卯春三月賴朝率兵十萬擊義仲義仲避之越  
後賴朝自碓冰嶺引還徵義仲質義仲遣其子義高  
爲質 夏四月平宗盛奏以平維盛爲追討使率宗  
族六將兵十萬人北擊義仲義仲與戰于越中大破  
之獲平知度追擊西上六月連戰于越前近江皆破



之使人喻延曆寺爲內應。秋七月進據叡山宗盛  
挾帝及法皇奔福原法皇逃幸義仲營宗盛遂泛海  
奔筑前義仲進入京師。法皇還御法住寺殿以源  
義仲爲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爲備前守敕討平氏  
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

賴襄曰平源之事其名分逆順姑置可也。至其興  
廢之數攻守勝負之勢請得而論之。夫平氏遭遇  
時變擁天子以定亂逆及是之時退居攝播之間  
開府養兵據爲根本官止大納言大將而與聞朝  
政庶幾可以保其功名樹子孫之業不出於此而

溺於習俗必求如藤原氏之比身。擅京府敢爲天  
下之的所以天下嗷然競起也。至是乃退據福原  
晚矣適足以示恟動搖人心耳。乃募無根之兵四  
出防禦自竭其力而敵益得志其勢固然也。然源  
義仲自覆平氏之車而復踏其轍何哉。義仲之國  
近於京師所以速奏効使其既已逐平氏留一親  
信將領護輦轂而身跡信濃如異日之織田氏據  
美濃而經營京畿厚集其勢與鎌倉對峙雖源賴  
朝伺我隙而無可乘則未敢動也。或再親將窮追  
平氏殄滅之勢不能然則或與之和以謀鼎足而



觀其蒙無不可也乃以為吾據京師可以號令四方不知是天下之散地不可為根據如雞棲木上必有來逐下之者矣前日之平氏可以見焉譬之人家京師廳事也可以會議而不可以坐臥可以坐臥者有與室焉夫越信者義仲之與室也而鎌倉者賴朝之與室也賴朝據其與室而治義仲於外廳鬪義仲與平氏而徐制其後如賴朝則可謂獨不狃習俗之見而知天下之形勢者矣宜乎其剏建無前之業也後焉新田足利皆不及也雖然賴朝初念亦不至此或觀與之藤原氏越之城氏

乘王綱之弛竊據一隅也而欲倣之歟平氏使此二氏圖源氏如秦人之遠交近攻亦善計也雖然二氏之國富兵強勝新造之源氏而其智與勇非賴朝義仲之對所以前後並蹙也而况平氏乎

後鳥羽天皇

諱尊成高倉第四子母藤原氏修理大夫信隆女在位十六年改元

三曰元曆文治建久禰位皇太子後四十一

一年崩于隱岐壽六十火葬於田山中

八月天皇在筑前法皇下敕遙廢之立皇弟尊成踐祚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先是法皇喻旨宗盛還駕小奉詔法皇召公卿議右大臣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衆與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



繫臣民心祖宗制無劔璽不得即位然繼體天皇即位以崩稱踐祚及得劔璽乃即位今宜據此例法皇從之乃議所立議者謂世亂宜立長君故以仁王子避亂北走曰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法皇敕問義仲義仲曰天位非臣輩所敢議然三條宮憤陛下幽厄唱義殺身臣等奉其令以有今日立之庶幾副天下之望耳或議其嘗爲僧不可高倉帝有二子叔五歲季三歲召見之覺季可愛命卜之叔吉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季

賴襄曰藤原兼實世所稱爲賢相者然在諸藤可

爲巨擘賢則吾不知也如其贊立後鳥羽非有權時之略徒習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其所謂天下無主兆民無所繫心者似也雖然政在院中天子爲虛位久矣民心所繫在於法皇而已平氏挾帝及神器以爲奇貨固也然當時之勢與李氏之父爲虜逐而子立以繫民望者不同又與趙氏朱氏之兄爲虜囚而弟立以空敵資者不同孫爲外家所將去而祖父在也祖父再聽天下之政而徐處置之將無不可譬猶盜賊窮蹙劫人子爲質不過欲免死急之則持緩之



則舍爲當時計者明詔諸源曰今上雖平氏出於  
朕爲親孫不幸爲外家所挾併神器在彼朝廷自  
有處分勿得私攻擊之詔平氏曰今上非汝家所  
得私况於神器苟奉還之當宥前罪給以活命之  
邑勿妄蠢動以重罪不奉詔當告祖廟致天討玉  
石俱焚源氏已有泄憤於平氏而平氏亦知其罪  
矣休兵就安兩不敢不聽奈何遽別立主以絕彼  
之望而資此之戰哉兼實以爲塞亂源遏姦軌吾  
以爲開而道之也且誠欲還神器乎尤不可立主  
立主而求器器還則彼爲空主寧死不還其情固

然兼實贊立主之議而不可無器即位非通論也  
且即位與踐祚相去幾何其所謂示輕神器於天  
下後世藉口僭竊不絕者兼實自道可也兼久建  
久之事烏知非藉口兼實哉曰不立主則成平氏  
之勢曰成平氏之勢孰與成源氏之勢曰平氏之  
罪不討滅之可乎曰彼功罪相半者也奪其爵邑  
殺將覆軍總保殘喘罰亦足矣必究之所如至無  
噍類是爲源氏復仇也且夫源義朝露刃犯闕幽  
囚而皇罪浮平氏平氏敵王所愾源氏子弟烏得  
仇視之適因其周旋以得宥死可謂有恩矣苟以



此諭源氏安置之一州以存舊勳以設鎌倉之所  
忌非計之得者乎平氏得安德之復關將死亦其  
心況得全活之所乎或其冥頑不回挾質乘勢要  
求不已乃赫怒絕之然後別立主命源氏整軍臨  
之而責還神器則天下知其不得已焉而誅伐之  
權歸朝廷矣今鎌倉之兵殄滅其仇威被海內而  
朝廷傍觀又成其勢而資其戰終致失大權兼實  
不得辭其責也至其處置賴朝義經之議爲可聽  
也然賴朝欲除其所忌何有於勅命哉兼實爲賴  
朝所薦而法皇疑其阿黨非無謂也是法皇與兼

實俱墜賴朝之計中而不自知也賴朝之薦雖曰  
從衆望其實使其君臣相疑計議不行也使兼實  
清德大節凜然足以信其君而服姦雄之心則何  
必嗷嗷分疏如彼乎一墜其計不能出脫故及有  
守護地頭之請不能力爭也是而不力爭其餘區  
區所陳亦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類耳及其患  
失寵於法皇則又欲容媚其嬖姬以自說其無特  
操如此宜乎其爲賴朝所賣弄也

九月尾形惟義攻平氏宗盛敗赴讚岐造宮屋島徇  
南海及山陽法皇敕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



發杪暴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義仲微  
聞之不憚冬十月救復源賴朝本官右兵衛佐召  
致宿衛京師以關東未平辭義仲迫於救命率兵至  
備中遣將與平氏兵戰于水島不利義仲欲進攻屋  
島時賴朝遣兵以二弟範賴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  
師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救止之不奉救還十一月  
行家討平氏戰水島敗奔和泉義仲遣使平氏欲與  
連和以拒賴朝宗盛欲許之中納言平知盛執爲不  
可法皇命檢非違使平知康徵延曆園城二寺僧徒  
討義仲右大臣兼實諫止之且請諭賴朝減兵以釋

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舉兵圍殿知康敗走義仲  
遷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逼法皇乞討賴朝  
宣言許之尋請罷基政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  
卿四十餘人官爵

元曆元年甲辰春正月以義仲爲征夷將軍而賴朝所  
遣二弟範賴義經等將兵數萬分道入京師矣義仲  
拒之菟道勢多敗死傳首京師梟于東獄帛書其髻  
曰賊義仲其子義高在鎌倉賴朝嘗以其女妻之及  
義仲敗義高出奔追殺之其妻哀不食欲更嫁之不  
聽終以憂死二月平氏還據福原賴朝以法皇宣



日本政言 卷之十  
旨命二弟範賴義經移兵攻破之斬武藏守知章以下七人虜左近衛中將重衡等平氏逃保屋島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先是法皇使重衡作書喻宗盛奉還劔璽宗盛等不許平時忠又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劔璽在賊所而吾不即位賊重我輕不如早行即位禮內大臣兼實以為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不聽 八月法皇以義經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聽院昇殿 九月賴朝奏請遣參河守源範賴為追討使西討平氏凡關東家人不由賴朝奏行拜衛府官者盡收其邑不許

東還 是歲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為執事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子

文治元年 春正月範賴留部將三浦義澄守赤間關濟海入豐後 二月遣左衛門尉源義經攻屋島破之宗盛等挾先帝航海西奔 三月義經追擊會範賴于長門壇浦宗盛母抱先帝投海崩平氏宗族中納言知盛能登守教經等六人殉死前內大臣宗盛大納言時忠右衛門督清宗被虜及皇太后平氏義經索寶劔不獲獲鏡璽併諸俘虜還京師 夏四



月義經至奉鏡璽於溫明殿授賴朝從二位五月  
義經護送平宗盛于鎌倉六月還斬于篠原八月  
以源義經爲伊豫守兼院廐別當冬十月盜襲伊  
豫守源義經第救義經及前備前守行家討賴朝  
十一月賴朝發兵西上義經行家逃走救諸國捕義  
經行家賴朝遣部將北條時政守京師因奏請諸國  
置守護地頭課畿內及西南諸道二十六國逐畝取  
米五斗充兵糧救許之

賴襄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  
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

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  
之精擇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賊無所  
容其足盜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  
施故大江廣元之議源賴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  
而朝廷許之亦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  
有由焉今之所謂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  
安其生何患盜賊而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  
置者由於吏不稱職吏不稱職由於擇之不精夫  
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  
心世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統袴



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汙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任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或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

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霸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反兼監稅總之者數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篡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



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廢置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強弱相并合爲二三十員再合爲七八員員愈簡而入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罔民可不慨哉十二月賴朝薦右大臣兼實內覽章奏尋爲攝政定議奏十人以內大臣實定等充之奪預東討宜旨者參議平親宗右大辨藤原光雅等十餘人官爵二年丙春三月源賴朝奏蠲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

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夏五月北條時定獲源行家于和泉斬之

三年丁未夏六月賴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秋八月

京師多盜賴朝薦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鎮京師

四年戊申春二月賴朝奏陸奧押領使藤原泰衡舍匿

義顯請赦泰衡誅之奏可義顯改義經名也泰衡秀衡子先是秀衡卒遺囑舉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故泰衡得此命

五年己酉春正月叙賴朝正二位夏閏四月泰衡遣



兵變義經第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秋七月  
賴朝大徵兵奏藤原泰衡久庇亂人請討之朝議未  
許賴朝東下八月擊陸奧出羽悉平之泰衡爲其下  
所殺九月敕書至賴朝留葛西清里鎮陸奧凡政皆  
遵秀衡舊制毋有變更冬十月還鎌倉十二月攝  
政藤原兼實爲太政大臣

建久元年庚戌召源賴朝入朝預造第六波羅冬十月  
發鎌倉十一月入京師先見法皇後入朝直授權大  
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賜車服儀從法皇數見賴朝每  
入封漏數刻輒退十二月上表辭而職尋還鎌倉

二年辛亥春正月賴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爲

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等以政所下文行

二月賴朝以敕旨修法住寺殿以奉法皇夏五月

殺左兵衛尉佐佐木定重梟首唐崎定重父定綱爲

近江守護佐佐木莊租充延曆寺僧料歲饑多逋僧

徒督責壞定綱家放火民家屬心綱在京定重拒之

傷其二人僧徒守闕訴之又訴鎌倉朝議流定綱父

子僧未慊意固請誅之賴朝以佐佐木氏勲舊多方

營救不聽十二月攝政兼實爲關白

三年壬子春三月法皇崩年六十六法皇在位在院三



十餘年擁立五帝而政皆決於已 葬後白河天皇  
賴襄曰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  
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爲庸暗無比晉  
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隳姦豪駢起之時雖  
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束手無爲猶恐不免  
也然而輕舉妄動不恤人言驟犯強臣動輒益其  
強而損我威數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  
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  
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  
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洞變明機之士未必

無濟危之策也處保元之時不濫其罰不僭其賞  
賞武人以勲爵不假權柄而自克自治清其根本  
以臨之可以靖義朝矣可以不養成清盛矣至平  
治而後清盛得權則勢不復可奈何矣然及其專  
恣極諸源乘之則其勢益變而有可處焉者何歟  
彼皆讐平氏非怨朝廷也朝廷之利在於並存之  
以俟相鈐制則其勢不暇及於我我可以徐處之  
矣當壽永之初賴朝義仲未有公然相階第其功  
賞彼莫敢言可以見焉當此時法皇當禮貌義仲  
以陰備賴朝賴朝不敢專擅也一無義仲則賴朝



無復所忌於天下乃欲倚無地無兵之義經以抗  
之何小初用之於義仲乎曰義仲強暴糾之猶不  
可曷可倚乎曰義仲雖強暴不若賴朝之姦猾撫  
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可以馴服而  
爲我爪牙也法皇乃甘受賴朝之美言欲遂借其  
力以徐目前之逼是以生嫌隙速凌暴耳及受其  
凌乃宜許討賴朝晚矣及義仲與平氏共亡矣而  
許義經討賴朝則尤爲晚矣賴朝既無所忌於天  
下而欲發其自利之請未敢也及聞此宣言蓋心  
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許所欲許

請所欲請以罔收天下之制朝廷不能違大勢一  
變而大權不復可收可勝歎哉曰處諸源則然矣  
何以處平氏曰亦存之而已論以奉還駕及神器  
則宥其死給予一州曰源平深讐皆不肯聽也曰  
賴朝初志在竊據東隅故不遣一兵西行又有願  
源平竝仕之奏義仲已收京師得賜平氏邑不欲  
復西伐而欲與之連和皆以其竝立勢已不得不  
然也何不聽之有源氏且然平氏以推頽之餘恇  
悻涉日苟聞沛恩之命無不聽之理也特以朝廷  
助源氏讐已又別立主也故絕望自棄耳夫安德



雖平氏出在法皇爲親孫何必別立主別立王者  
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是亦處置失當之大者也  
雖然竝存者必宜有以漸收其權而制其爭不然  
是樹兵也是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辨而賴  
朝智略絕世能定禍亂併事權亦時運之致於此  
非人力所能歟

秋七月詔遣使就拜正二位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  
四年<sup>癸丑</sup>夏四月大將軍賴朝獵那須野 五月大獵  
富士野 秋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弟參河守範賴  
富士野之獵伊藤祐清二子祐成時致夜入江藤祐

經營斫殺復父仇也遂犯賴朝幕謂祖父祐親仇也  
駢被殺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政子驚泣範賴時  
留守慰安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終殺之  
五年<sup>甲寅</sup>秋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族安田義定  
六年<sup>乙卯</sup>春三月大將軍賴朝入朝遂奉車駕慶東大  
寺秋七月東還 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政績賴  
朝加褒賞且榜其廳允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爲法義  
信義光後也

賴襄曰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  
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



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我邦先王  
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  
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  
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  
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  
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頹而武門  
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  
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賴朝之雄  
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  
本也觀其奏蠲所領九國通租因請諸國准之又

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  
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正藏地頭有惠政因旌  
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奧令凡政皆因秀衡  
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  
方貴驍虜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孳孳  
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  
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宗盛三舉夷秦衡四  
海之內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剏建無前  
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曰在於此而已乎曰未也賴  
朝嘗見侍臣衣服麗都曰汝不見千葉常胤土肥



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爲國建功  
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刃親截其鬻夫賴朝戒小臣  
引常胤實平已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  
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蠲逋租  
養民力而不慮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蓋不  
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效也

七年丙辰冬十一月關白兼實罷

九年戊午春正月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禪位時

帝年猶弱太子幼冲諮之賴朝賴朝固陳不可而關  
白基通等贊成之時帝生四歲政在於上皇大納言

源通親以外祖用事初上皇之在位也藤原兼實進

其女爲中宮無子乃計納賴朝女會其罷關白議未

成而其女死猶有少女欲納之而通親養女有所生

即立之賴朝聞之不懌欲入京議之不及而薨

土御門天皇諱爲仁後鳥羽第一子母承明門

三年改元五日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禪  
位皇太弟後二十一年崩于阿波壽三十七

火葬于  
阿波

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决

政院中關白基通攝政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敕以長



子賴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諸國守護地頭如故  
賴襄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  
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  
堅洗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  
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  
傑以自衛如曹操據袁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成  
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  
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  
勝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  
而不待一西其鋒者甲信爲人所塞也賴朝蓋知

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  
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銳矣  
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  
義仲亦受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  
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  
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鑿之善  
治疾者既用硝黃又用木苓義經硝黃也不可獨  
用必配範賴之木苓然後可以奏効一谷是也捕  
鹿者倚而角之倚者不緩鹿將覺而先遁也故先  
遣範賴倚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



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成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國未定置奧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太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為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奧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伏以制七道其終始用

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篡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足以資其篡耳則是已亦為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初柁原景時變於賴朝及賴家立又有寵賴朝嘗愛少子千幡屬結城朝光朝光悲賴朝薨曰忠臣不事二君吾將為僧景時譖之賴家誣其謀廢立或告之朝光朝光乃與和田義盛等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請誅之廣元留之不下義盛促之上賴家賴家下令逐景時景時西奔明年至駿河為州



人所殺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為景時所誣削髮西奔  
京師為僧佐佐木高綱累功為備前安藝等守護亦  
託事削髮隱高野山

二年戊申夏四月立皇弟守成親王為皇太弟內大臣

源通親為傳

建仁元年酉辛春正月前越後守城長茂作亂京師初  
長茂為義仲所敗奔會津降賴朝及賴家立有異圖  
聚兵犯上皇宮請討賴家宣旨不許奔匿吉野鎌倉  
部將小山朝政鎮京師索獲斬之長茂從子資盛據  
越後鳥坂賴家遣佐佐木盛綱討平之

二年戊午秋七月詔以賴家為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

時年二十冬十月內大臣源通親薨十二月關

白基通罷攝政左大臣藤原良經代之

三年癸亥秋八月鎌倉執政北條時政殺大將軍源賴

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遂幽賴家于伊豆立賴

家弟千幡九月詔賜千幡名實朝就拜為征夷大將

軍時甫十歲初賴家有疾頗危篤其子一幡能員女

所生也時政議繼嗣割關東二十八國守護職傳於

千幡能員以為不可使其女密告之賴家賴家召能

員討北條氏政子在屏後聞之書報時政時政給



能員招致擊殺之比企氏子弟挾一幡據小御所遣  
兵攻麤之賴家病聞之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  
盛告之時政故至於此國東二十八國皆歸賴家  
賴家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  
長守之哉於是為除其當忌者以託之當信者人  
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  
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俟相制是可謂之善慮  
子孫曰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為其舊部曲所擁戴  
終得總海內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為吾所  
二為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

意除之不必待枕原景時之讒而然也而後託其  
子於妻父以為在彼亦為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  
扶植之是真當信當倚者也嗚呼亦何圖子孫之  
死其所信倚者乎哉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  
之私見也夫賴家嬖小臣至橫恣無忌以失士心  
固也然吾觀其所倚者榮皆比企氏支族也得非  
亦視父所為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  
戚交鬪而源氏之業墮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  
中立自全莫足恠焉所怪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  
倚者亦助比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



無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  
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近鑒之  
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  
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原氏參  
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  
於如彼邪今使賴朝亦能存範賴義經等各以爲  
敵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  
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  
復鈐制之者是以一暝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  
齟齬故曰毋若竝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

忌也吾獨存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  
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  
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  
信之所忌也故竝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  
以守業於其間非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  
者安足與論於此

元久元年甲子夏六月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  
子重保在京師與前武藏守源朝雅因飲酒相詬朝  
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婿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  
故牧氏時政令子義時給致重忠殺之於途秋



閏七月北條時政謀廢大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敗  
令時政削髮并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時政子義時  
代執政殺朝雅實朝於伊豆義時於所歸實朝  
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幽殺將軍賴家已而惑  
於後妻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  
事發放於伊豆而子義時代執權焉賴襄曰時政  
之姦猾無論可也而視其情有不可曉者夫其視  
賴家之病篤欲分其業傳其子與弟者慮比企氏  
之撓已權似也及能員不是其議而告之賴家事  
已迫矣故殺能員幽賴家亦不得不然也至於殺

之則甚矣雖然猶曰以一幡故懼其讐已也至謀  
廢實朝立朝雅何哉兩外孫也已殺其一又廢其  
一而欲與之於婿豈曰生乎彼者前妻女也故不  
愛而殺之廢之配於此者後妻女也故愛而立之  
乎重忠亦非其婿乎而殺之何哉而女夫也一殺  
之一欲立之亦曰所配有前後妻出之異乎其  
用情之迂繆也且俛終能立朝雅乎則往日之賴  
朝依然也何若存實朝已據外祖之重乎豈其老  
悖智慮顛倒乎抑姦之極反歸於愚乎蓋時政初  
擁賴朝舉事非為賴朝計也欲借之以樹其私也



唯私也故愛憎變焉賴朝之威壓已雖既没其子  
臣視已故欲援朝雅以市新恩乎彼雖長君與賴  
朝父子勢當懸絕也里忠者不從之者也故先除  
之乎或曰此出於義時之為也時政垂七十猶不  
舍權而義時已強矣故欲速也其曰父惑後母者  
誑同母女兄之說也其曰欲立朝雅者怵甥也

二年丑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于紫宸殿

建元元年丙寅春三月盜殺攝政藤原良經初大納言

藤原宗賴其妻兼明門院之母之妹也宗賴因是有  
寵於上皇宗賴没再嫁太政大臣賴實賴實又有寵

及帝元服良經女將入內上皇止之納賴實女已而  
良經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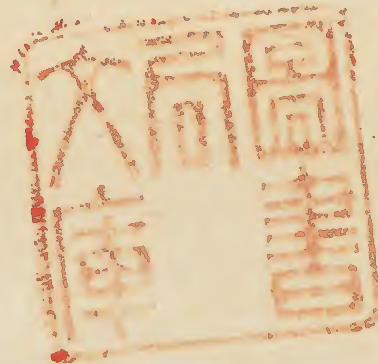
兼元元年丁卯夏四月前關白藤原兼實薨

二年戊辰春敕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

四年戊午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守成初上皇深

愛守成故使帝早遜位自是稱上皇曰本院





日本正言 卷之十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book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a preface or introductory tex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formal style, possibly kuzushiji.

